

周晓枫等著

与生灵共舞

上海世界出版社

少校与狼崽

云豹救我们脱险掌

西伯利亚七匹狼

我的一次奇遇

狡猾是一种冒险

荒原访生记

沙漠悲歌

最后一只战马

狗的走狗

一只名叫「张来福」的猫

与狼谈判

荒原访生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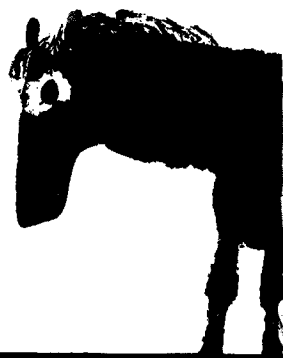
沙漠悲歌

最后一头战象

一只名叫「张来福」的猫

与狼谈判

狗的走狗



周晓枫等著

与生灵共舞

当代世界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与生灵共舞/宗思等编. —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
1999

ISBN 7-80115-216-6

I. 与… II. 宗… III. 故事—中国—当代
IV. 1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23189 号

当代世界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复兴路 4 号 邮编:100860)
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8.5 字数:200 千字
1999 年 7 月第 1 版 199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册 定价:15.00 元
ISBN 7-80115-216-6/I·14

目录

辑一 荒原访生记

斑羚飞渡	沈石溪·3
最后一头战象	沈石溪·8
狼的母性	汪曾祺·16
与狼谈判	李长春·19
人狼情	黄 山·25
血战狼豺	陈 楠·30
人虎情	杨正棠·38
我的一次奇遇	沈英甲·44
猴王的罗曼史	汪曾祺·46
荒原访生记	孔晓宁·49
白天鹅的记忆	从维熙·52
天鹅的故事	章廷桦·56
猎杀天鹅	中杰英·61
水鸕护雏	邹增戟·68
沙漠悲歌	周振亚·71

辑二 心中的英雄

驴之春秋	周同宾·79
人眼看猫	李杭育·82

东食西宿	流沙河·86
一只名叫“张来福”的猫	唐 敏·89
小狗鲍比	马中行·96
错投主人	流沙河·101
狗的走狗	林太乙·105
狗拿耗子	何 仁·109
也说狗拿耗子	于 平·112
三条狗的故事	朱根华·115
绿毛龟	尤 今·119
漫语慢蜗牛	梁锡华·124
母亲养蜗牛	梁晓声·129
蟋蟀国	流沙河·138
虫子的哲学	周晓枫·149
多情自误	流沙河·153
痴鸡	曹文轩·157
心中的英雄	王 岩·163
远方有一只鸟	简 妮·166

辑三 狡猾是一种冒险

狡猾是一种冒险	梁晓声·171
狼行成双	邓一光·179
少校与狼崽	曹 岩·187
西伯利亚七匹狼	蔡振兴·194
大灰狼拉夫	范咏涛·203
熊的故事	陈红译·209
云豹救我们脱熊掌	陈传国·212
一只白鹭	青闰译·219

辑四 星空夜话

一瞥	白桦 • 227
单纯	薛涌 • 230
人类的动物园	毕飞宇 • 234
课猿《道德篇》	詹克明 • 241
星空夜话	徐刚 • 258
后记	264

辑一 荒原访生记

斑羚飞渡

沈石溪

我们狩猎队分成好几个小组，在猎狗的帮助下，把七八十只斑羚逼到戛洛山的伤心崖上。

伤心崖是戛洛山上的一座山峰，像被一把利斧从中间剖开，从山底下的流沙河抬头往上看，宛如一线天，其实隔河对峙的两座山峰相距约 6 米左右，两座山都是笔直的

绝壁。斑羚虽有肌腱发达的4条长腿，极善跳跃，是食草类动物中的跳远冠军，但就像人跳远有极限一样，在同一水平线上，健壮的公斑羚最多只能跳出5米远的成绩，母斑羚、小斑羚和老斑羚只能跳4米左右，而能一跳跳过6米宽的山涧的超级斑羚还没有生出来呢。

开始，斑羚们发现自己陷入了进退维谷的绝境，一片惊慌，胡乱蹿跳。有一只老斑羚不知是老眼昏花没测准距离，还是故意要逞能，竟退后十几步一阵快速助跑奋力起跳，想跳过6米宽的山涧，结果在离对面山峰还有1米多的空中哀咩一声，像颗流星似的笔直坠落下去，好一会儿，悬崖下才传来扑通的落水声。

过了一会儿，斑羚群渐渐安静下来，所有的眼光集中在一只身材特别高大，毛色深棕油光水滑的公斑羚身上，似乎在等候这只公斑羚拿出使整个种群能免遭灭绝的好办法来。毫无疑问，这只公斑羚是这群斑羚的头羊，它头上的角像两把镰刀，姑妄称它为镰刀头羊。镰刀头羊神态庄重地沿着悬崖巡视了一圈，抬头仰望雨后湛蓝的苍穹，悲哀地咩了数声，表示自己也无能为力。

斑羚群又骚动起来。这时，被雨洗得一尘不染的天空突然出现一道彩虹，一头连着伤心崖，另一头飞越山涧，连着对面那座山峰，就像突然间架起了一座美丽的天桥。斑羚们凝望着彩虹，有一头灰黑色的母斑羚举步向彩虹走去，神情飘渺，似乎已进入了某种幻觉状态。也许，它们确实因为神经高度紧张而误以为那道虚幻的彩虹是一座实实在在的桥，可以通向生的彼岸。

灰黑色母斑羚的身体已经笼罩在彩虹炫目的斑斓光谱

里，眼看就要一脚踩进深渊去，突然，镰刀头羊“咩——咩”发出一声吼叫，这叫声与我平常听到的羊叫迥然不同，没有柔和的颤音，没有甜腻的媚态，也没有绝望的叹息，音调虽然也保持了羊一贯的平和，但沉郁有力，透露出某种坚定不移的决心。

随着镰刀头羊的那声吼叫，灰黑色母斑羚如梦初醒，从悬崖边缘退了回来。

随着镰刀头羊的那声吼叫，整个斑羚群迅速分成两拨，老年斑羚为一拨，年轻斑羚为一拨。在老年斑羚队伍里，有公斑羚，也有母斑羚；在年轻斑羚队伍里，年龄参差不齐，有身强力壮的中年斑羚，有刚刚踏进成年行列的大斑羚，也有稚气未脱的小斑羚。两拨分开后，老年斑羚的数量比年轻斑羚那拨少十来只。镰刀头羊本来站在年轻斑羚那拨里，眼光在两拨斑羚间转了几个来回，悲怆地轻咩了一声，迈着沉重的步伐走到老年斑羚那一拨去了。有十来只中年公斑羚跟随着镰刀头羊，也自动从年轻斑羚那拨走出来，归进老年斑羚的队伍。这么一倒腾，两拨斑羚的数量大致均衡了。

就在这时，我看见，从那拨老斑羚里走出一只公斑羚来。公斑羚朝那拨年轻斑羚示意性地咩了一声，一只半大的斑羚应声走了出来。一老一少走到伤心崖，后退了几步，突然，半大的斑羚朝前飞奔起来，差不多同时，老斑羚也扬蹄快速助跑，半大的斑羚跑到悬崖边缘，纵身一跃，朝山涧对面跳去；老斑羚紧跟在半大斑羚后面，头一勾，也从悬崖上蹿跃出去；这一老一少跳跃的时间稍分先后，跳跃的幅度也略有差异，半大斑羚角度稍偏高些，老斑羚角

度稍偏低些，等于是一前一后，一高一低。我吃了一惊，怎么，自杀也要老少结成对子，一对一对去死吗？这只半大斑羚和这只老斑羚除非插上翅膀，否则绝对不可能跳到对面那座山崖上去！突然，一个我做梦都无法想象的镜头出现了，老斑羚凭着娴熟的跳跃技巧，在半大斑羚从最高点往下降落的瞬间，身体出现在半大斑羚的蹄下。老斑羚的跳跃能力显然要比半大斑羚略胜一筹，当它的身体出现在半大斑羚蹄下时，刚好处在跳跃弧线的最高点，就像两艘宇宙飞船在空中完成了对接一样，半大斑羚的4只蹄子在老斑羚宽阔结实的背上猛蹬了一下，就恰似那享受一块跳板一样，它在空中再度起跳，下坠的身体奇迹般地再度升高；而老斑羚就像燃料已输送完了的火箭残壳，自动脱离宇宙飞船，不，比火箭残壳更悲惨，在半大斑羚的猛力踢蹬下，像只突然断翅的鸟笔直坠落下去。这半大斑羚的第二次跳跃力度虽然远不如第一次，高度也只有地面跳跃的一半，但足够跨越剩下的最后两米路程了。瞬间，只见半大斑羚轻巧地落在对面山峰上，兴奋地咩叫一声，钻到磐石后面不见了。

试跳成功，紧接着，一对对斑羚凌空跃起，在山涧上空画出一道令人眼花缭乱的弧线，每一只年轻斑羚的成功飞渡，都意味着有一只老年斑羚摔得粉身碎骨。

没有拥挤，没有争夺，秩序井然，快速飞渡。我十分注意盯着那群注定要送死的老斑羚，心里想，或许有个别比较滑头的老斑羚，会从死亡那拨偷偷溜到新生的那拨去，但让我震惊的是，从头至尾，没有一只老斑羚为自己调换位置。

伤心崖上最后只剩下那只成功地指挥了这群斑羚集体飞渡的镰刀头羊。这群斑羚不是偶数，恰恰是奇数，镰刀头羊孤零零地站在山峰上，既没有年轻的斑羚需要它做空中垫脚石飞到对岸去，也没有谁来飞渡它。但见它迈着坚定的步伐，走向那道绚丽的彩虹，消失在一片灿烂中。

我没有想到，在面临种群灭绝的关键时刻，斑羚竟然能想出牺牲一半挽救一半的办法来赢得种群的生存机会；我更没想到，老斑羚们会那么从容地走向死亡，它们心甘情愿用生命为下一代开通一条生存的道路，从而铸就生命的辉煌。

最后一头战象

沈石溪

西双版纳的召片领曾经拥有一队威风凛凛的象兵。所谓象兵，就是骑着大象作战的军队。象兵比起骑兵来，不仅同样可以起到机动快速的作用，战象还可长鼻劈敌，用象蹄踩敌，直接参与战斗；一大群象，排山倒海般地扑向敌人，战尘滚滚，吼声震天，势不可挡。

1943年，日寇侵占缅甸，铁蹄跨进了和缅甸一江之隔的西双版纳边陲重镇打洛。象兵在打洛江畔和日寇打了一仗。战斗异常激烈，枪炮声、厮杀声和象吼声惊天动地；鬼子在打洛江里扔下了七十多具尸体，我方八十多头战象全部中弹倒地，血把江水都染红了。战斗结束后，召片领在打洛江边挖了一个长宽各二十多米的大坑，把阵亡的战象隆重埋葬了，还在坑上立了一块碑：百象冢。

曼广弄寨的民工在搬运战象的尸体时，意外地发现有一头公象还在喘息，它的脖颈被刀砍伤，一颗机枪子弹从前腿穿过去，浑身上下都是血，但它还活着。他们用八匹马拉的大车，把它运回寨子。这是唯一幸存的战象，名叫嘎羧。好心肠的村民们治好了它的伤，把它养了起来。

我1969年3月到曼广弄寨插队落户时，嘎羧还健在。它已经五十多岁了，脖子歪得厉害，嘴永远闭不拢，整天滴滴嗒嗒地淌着唾液；一条前腿也没能完全治好，短了一截，走起路来趑趄颠颠；本来就稀疏的象毛几乎都掉光了，皮肤皱得就像脱水的丝瓜；岁月风尘，两根象牙积了厚厚一层难看的黄渍。它是战象，它是功臣。村民们对它十分尊敬和照顾，从不叫它搬运东西。它整天优哉游哉地在寨子里闲逛，到东家要串香蕉，到西家喝筒泉水。

我和负责饲养嘎羧的老头波农丁混得很熟，因此和嘎羧也成了朋友。

我插队的第三年，嘎羧愈发衰老了，食量越来越少，整天卧在树荫下打瞌睡，皮肤松弛，身体萎缩，就像一只脱水柠檬。波农丁年轻时给土司当了多年象奴，对象的生活习性摸得很透，他对我说：“太阳要落山了，火塘要熄灭了，

嘎羧要走黄泉路啦。”几天后，嘎羧拒绝进食，躺在地上，要揪住它的鼻子摇晃好一阵，它才会艰难地睁开眼睛，朝你看一眼。我觉得它差不多已处在半昏迷的状态中了。

可一天早晨，我路过打谷场旁的象房，惊讶地发现，嘎羧的神志突然间清醒过来，虽然身体仍然衰弱不堪，但精神却处在亢奋状态中，两只眼睛烧得通红，见到波农丁，欧欧短促地轻吼着，鼻子一弓一弓，鼻尖指向象房堆放杂物的小阁楼，象蹄急促地踢踏着地面，好像是迫不急待想得到小阁楼上的什么东西。开始波农丁不想理它，它发起脾气来，鼻子抽打房柱，还用庞大的身体去撞木板墙。象房被折腾得摇摇欲坠。波农丁拗不过它，只好让我帮忙，爬上小阁楼，往下传杂物，看它到底要什么。

小阁楼上有一半箩谷种、两串老玉米和几条破麻袋，其它好像没什么东西了。我以为它精神好转起来想吃东西了，就把两串老玉米扔下去，它用鼻子勾住，像丢垃圾似地丢出象房去；我又将半箩稻谷传给波农丁，他还没接稳呢，就被嘎羧一鼻子打翻在地，还赌气地用象蹄蹂躏；我又把破麻袋扔下去，它用象牙把麻袋挑得稀巴烂。

小阁楼角落里除了一床破篾席，已找不到可扔的东西了。嘎羧仍焦躁不安地仰头朝我吼叫。“再找找，看看还有啥东西？”波农丁在下面催促道。我掀开破篾席，里面有一具类似马鞍的东西，很大很沉，看质地像是用野牛皮做的，上面蒙着厚厚一层灰尘。除此之外，小阁楼里真的一样东西也没有了。我一脚把那破玩意儿踢下楼去。奇怪的事发生了：嘎羧见到那破玩意儿，一下安静下来，用鼻子呼呼吹去蒙在上面的灰尘，鼻尖久久地在破玩意儿上摩挲着，眼

里泪光闪闪，像是见到了久别重逢的老朋友。

“哦，闹了半天，它是要它的象鞍啊。”波农丁恍然大悟地说，“这就是它当战象时披挂在背上打仗用的鞍子，我们当年把它从战场上运回寨子，它还佩戴着象鞍。在给它治伤时，是我把象鞍从它身上解下来扔到小阁楼上的。唉，整整 26 年了，我早把这事忘得一干二净，没想到，它还记得那么牢。”

嘎羧用鼻子挑起那副象鞍，甩到自己背上，示意我们帮它捆扎。我和波农丁费了好大劲，才将象鞍置上象背。

象鞍上留着弹洞，似乎还有斑斑血迹，混合着一股皮革、硝烟、战尘和鲜血的奇特的气味；象鞍的中央有一个莲花状的座垫，四周镶着一圈银铃，还缀着杏黄色的流苏，26 个春夏秋冬风霜雨雪，虽然已经有点破旧了，却仍然显得沉凝而又华贵。嘎羧披挂着象鞍，平添了一股英武豪迈的气概。

“它现在要披挂象鞍干什么？”我迷惑不解地问道。

“恐怕不是什么好兆头。”波农丁皱着眉头伤感地说，“我想，它也许要离开我们去象冢了。”

我听说过关于象冢的传说。大象是一种很有灵性的动物，除了横遭不幸暴毙荒野的，都能准确地预感到自己的死期。在死神降临前的半个月左右，大象便离开象群，告别同伴，独自走到遥远而神秘的象冢里去。每群象都有一个象冢，或是一条深深的雨裂沟，或是一个巨大的溶洞，或是地震留下的一块凹坑。凡这个种群里所有的象，不管生前浪迹天涯海角漂泊到何方，最后的归宿必定在同一个象冢；让人惊奇的是，小象从出生到临终，即使从未到过也